

劍海心舟系列

七步毒龍



七步毒龙

台湾著名武侠小说评论家

叶洪生先生倾情推荐



出版前言

武侠小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产物,是中国通俗小说的重要部分,是文艺园中的一朵奇葩。六、七十年代经过香港、台湾的一批优秀武侠小说作家的辛勤劳作,将武侠小说这一传统文化的成果演绎得更加光彩夺目,早已突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而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新派武侠小说继承和发展了旧作技巧,用新的文艺手法构思全书,对人与物的描写手法更加全面和多变,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一个时期的创作动态。将侠义、演史、言情这一普遍的文化理念,与神怪、传说和虚拟的神奇力量有机结合起来,将传统的公案,西方的推理,甚至现代的科学手段,与神奇、空幻、神灵感应以及所谓的第六感觉进行组合,从而使写作境界拓展得更为开阔,更为迎合了人们惩恶扬善的美好愿望。使武侠小说的蕴含超越时空,启迪思维,进入一个崭新的境界,因此更具魅力,使千千万万的读者更为痴迷,赢得了社会各个阶层人士的广泛欢迎,可以说一部武侠小说精品,完全可以突破地域人种的界线,更易为人所接受,其生命力最起码在中国绝对不比一部世界名著差。曾有人说过,只要有黄色人种的地方就有武侠小说,“楚留香”的名气绝对超过一国总统的名气。

自从一九八一年以来武侠小说在全国各地全面出版,其数量早已以亿万计,新旧派武侠小说在大陆读者群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文艺类图书中,武侠小说的销售量均极为可观,尤其是近几年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武侠小说更为广大爱好者所

收藏，金庸武侠小说全集连续数年独占通俗小说销售量金榜第一。一九九九年全国书市民意测验，最受欢迎的书籍金庸全集突出重围排各类书籍之先，成为受各阶层读者的首选，这就反映了一个铁的事实，武侠小说是一种广大读者所喜闻乐见的东西，是符合中国读者的消费趋向，是符合文艺作品必须服务于广大人民群众这一宗旨的。

由于相当一部分出版者单方面追求利益，同时对武侠小说出版的认识不够，使武侠小说出版鱼龙混珠，良莠不齐，劣版书充斥市场。主要表现在出版社认为武侠小说档次不高，因而操作时不够认真，工作人员也就态度不够端正，要求不严，没有派出精兵强将严格把关，所以迄今为止尚没有一部制作精美的武侠小说问世。因此本社考虑，武侠小说具有如此的生命力，如此广大的读者群，为什么不能出版一套选材、制作均较完美的武侠小说系列丛书呢？为此决定将下大力气制作一套武侠小说系列丛书，献给广大读者，我社经多方努力与台湾著名武侠小说评论家叶洪生老先生取得了联系，叶老一生致力于武侠小说研究，对港台武侠小说的作者，作品了如指掌，经叶老之推介，选材将更具代表性，起到了去芜存菁的作用，得到了叶老热烈响应。现经叶老先生首肯，将叶先生用一生心血所整理一套集武侠小说之大成的专辑，全权委托我社出版，此套专辑在香港也正在出版中，反映之热烈可想而知，无须赘言，我社将尽最大努力把这一套集港台四十年来武侠小说精华的系列丛书——剑海心舟系列奉献给大家。

剑海心舟系列收集了武侠小说精品一百四十二部，我社将分辑陆续出版。同时希望广大读者和同业友人为我们提出宝贵意见，好使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有所改进，更好的为广大读者服务。

剑海心舟序

剑海无涯，心香为舟。

当了几十年武侠小说的看客，深感武侠小说山容海纳，浩瀚无际，天夕、地理、人文、无不俱纳，深感心折。对创作这些精美文字的作者们极为深厚的国学功底，渊博的知识，宽广的思路和满腔的热血有着无比的崇敬，每至精彩处则热血沸腾，心灵震撼，如身临其境，手足俱蹈。

武侠小说是一种英雄的文字，处处闪烁着英雄的影子和侠者的光芒。存在着丰富的想像力，奇幻玄妙，如幻似真，情节离奇，而有迹可寻，让人心灵迭宕，喜怒哀乐皆受其制，文章中这些文字描述的是一种气节，讲信义，重然诺，轻生死，蔑视一切邪恶势力，惩戒凶邪。人物剽悍果敢，个性鲜明，意动坚强，无所顾忌，至死方休，这种意志、个性、热情，对理念的追求，对善恶的趋避，这就是中华民族精神壮美的一面。

旧体武侠小说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极大，背景亦为久远。以前，道德观念大多保守，然而随着新武侠小说延续，同时吸收了新的观念，新的思想，模式大为扩展，侠者形象更为鲜明，充满了现代气息，无论是严谨性还是谐趣性都有不同程度的拓展，如司马翎的晚期作品中充满着佛学理念，金庸在《鹿鼎记》中韦小宝虽是深处皇宫，但却突破皇宫中禁止森严呆板，而具有现代生活的浪漫气息，古龙作品中的“楚留香”、“陆小凤”亦不再是《风云第一刀》中的“李寻欢”那种坚守封建道义的卫道者形象，东方

玉,司马紫烟等都有相应的突破,至李凉则更为夸张,以至后来的金康,黄易等已完全突破这一界线,而进入超现实的境界。当然除了对传统道德和时空界限的突破各有不同时,在表现手法上亦各有千秋,如云中岳对社会底层人物的描写,而独孤红笔下则多为皇亲国戚,大内高手。司马紫烟以仁侠为主,主张恶者的本性都一样,除少数的巨奸大恶之外,大都可感化。而柳残阳的笔下则多主张以血洗血,以杀止杀,各有千秋,在情感描写中慕容美描写的是诗情画意,而陈青云则多表现之冷酷无情,如此这般不一而足。当然武侠小说亦是良莠不齐,分为上、中、下不等,名家大多数作品都为广大读者所接受,但亦有少数的败笔之作,让人读来味同嚼蜡,在不太著名作者群中同样亦有惊世之作,例如易容虽然不为大家所熟知,但其所作的《王者之剑》、《河岳点将录》、《血海行舟》、《大侠魂》部部精彩。

由于此套丛书所选作品作者过于繁多,基本上包括了六十年代以来,近四十年来所有较好的作者,和值得一读的作品,在此就不可能为大家多作介绍了,就让你们自己去咀嚼,在所选的作品中肯定存在着遗珠之憾,或者大家认为不太理想的作品,还望广大读者多加指正,希望这套剑海心舟系列能给你们带来一阵清风,一片怡情,一份好心情。

一九九九年春于台湾

内 容 提 要

中原九省武林盟主，一岭、三湖、五帮中的灵犀帮的路珈山总坛突遭强敌入侵，灵犀帮的标帜灵犀旗被盗，仗以扬威的武功秘笈“灵犀宝箓”被盗，老帮主飞天灵犀被击成重伤，不治而亡。

少帮主“玉面狻猊”东主曙少年英俊，家学渊源，天资聪慧，虽受重创，却能不屈不挠，只身进入江湖，寻找盗旗盗书，伤害父亲的凶手。险恶的江湖波诡云谲，暗流涌动。初入江湖即遭遇重重磨难，遇“翠凤令主”受尽凌辱，逢江湖荡女“巫山双姬”，险险被破去童身。“灵犀宝箓”下册初现庐山，立即疯狂了整个江湖，群雄云集庐山，有些丧心病狂之徒，为了抢夺“灵犀宝箓”这一旷世秘笈，不惜勾结塞外边荒的凶人恶神。“塞外一绝”、“崇明三怪”、长城“迷离魔掌”等巨奸大恶，隐世魔头，纷纷重现江湖，一场火并，八大门派，武林正道人士，纷纷遭到重创，一时间江湖上血浪翻滚，东方曙吉人天相，幸遇武林奇人“浮云掩月”冷秦心老前辈，对其施以“罗汉震穴法”和“百草薰蒸洗髓法”，对其进行伐毛洗髓，打通其全身筋脉，直贯天地二桥，传其绝世轻功“群魔乱舞”身法，“金刚护法”“四绝武”掌法从而使其武功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进入江湖中一流境界。在争奈秘笈过程中，天假其便，巧夺“灵犀秘笈”第三部，苦修苦练，终于练成了儒家正宗绝

学,从而在江湖上争得到应有的地位。东方曙与好友司马行空一起,重组“灵犀帮”,重振帮威。在“天河醉莲”仇岚影和“泼墨丹凤”仇嬉春母女的暗助下,“灵犀帮”声威大振,从而使东方曙有更为充足的力量投入到维护武林正义事业中去。正当东方曙致力于剪除“塞外一邪”等凶邪巨魔时,八桂之地再起波澜,“阳朔帮”琼瑶仙子不但派“嵇山姥姥”潜入中原抢去“天河翠莲”保管的“灵犀宝箓”上册,而且东邀中原各大门派。和武林中知名之士共赴八桂绣春坞白玉坪,进行武林竞技大会,争夺邪道武学奇书“紫绶秘笈”。东方曙率领一千豪杰,共赴八桂,并在途中巧夺“紫绶秘笈”。东方曙到达八桂后,“琼瑶仙子”即被方东曙的俊美英姿和豪侠风范所折服,主动交出了“灵犀宝箓”,并感于东方曙送回“阳朔”一门失落了二十年的神功秘笈“紫绶秘笈”,从而以身相许,此时东方曙亦在后母“天地醉莲”和外婆“浮云掩月的”帮助下化解了母亲对父亲的仇恨,从而母子相认,兄妹团圆。

白玉坪武林大会成了正邪双方决战的总战场,东方曙,“逍遥仙子”司马行空,翠凤令主等年青一代在“江湖驼龙”、“天河醉莲”、“嵇山姥姥”等帮助下,力歼“塞外一魔”、“崇明三妖”、“冰河残怪”、“青面芒青”等一批巨奸大恶,使整个江湖重新趋于平静祥和,东方曙一家终于在历经劫难后团聚在一起,“灵犀宝箓”亦终于合并到一起。“灵犀帮”的声威如日中天。

目 录

第 一 章	灵犀帮主	(1)
第 二 章	刁蛮翠凤	(17)
第 三 章	风尘驼龙	(31)
第 四 章	巫山双姬	(46)
第 五 章	金刚四绝	(57)
第 六 章	雪罗折扇	(72)
第 七 章	翠袖八拂	(87)
第 八 章	青面人狼	(102)
第 九 章	插旗留志	(116)
第 十 章	庐山之会	(130)
第 十 一 章	泼墨丹凤	(144)
第 十 二 章	半部奇书	(158)
第 十 三 章	天河醉莲	(172)
第 十 四 章	迷离魔掌	(185)
第 十 五 章	紫绶金符	(197)
第 十 六 章	微妙之情	(210)
第 十 七 章	金玉双凤	(223)
第 十 八 章	双凤朝阳	(240)
第 十 九 章	疑云重重	(252)

第一章 灵犀帮主

巍峨壮观的黄鹤楼，雄峙在长江南岸，俯瞰江夏府的三镇，左右有龟蛇二山护卫，形势古朴而典雅。

鹦鹉洲横卧江心，芦花翻白，江鸥掠翔，归元寺的钟声，遥隔着一带汉水，迎风送来，清晰可闻，江上渔帆数点，清趣横生。

这一天，也不过是旭日初升，雄鸡报晓的时候，走过黄鹤楼的路人，莫不引颈仰望，而且都面露惊疑之色，一扫眼之后，便又都急急匆匆走开，好象怕有什么事惹到自己身上来似的。

原来不知是谁？竟在那高入云表的楼顶正中，插上一面八尺多宽丈二长的杏黄色大旗，旗上鲜明的绣着一只似牛非牛，似狮非狮，顶生独角，栩栩若生的褐色灵犀，迎风飘展，猎猎作响。

谁有这种本领，能飞上黄鹤楼顶插上这支旗，固然算是奇事，但这支旗的来历，说起来却是更骇人听闻哩！

因为旗上所绣的灵犀是代表，一种象征性的符号——这是近几年崛起武林，威震中原九省，江湖同尊，奉为盟主的“灵犀帮”，悬挂在总舵旗杆上的标帜，居然被人移插到黄鹤楼顶，实可算是震惊武林的大事！

犀犀帮既是中原九省的盟主，耳目自然灵通，那消片刻时辰，这消息已传入珞珈山总舵。

※ ※ ※

从黄鹤楼到珞珈山，有一条宽敞的大道，垂柳夹道，迎风款摆。

晨曦微露，珞珈山上冲出十八骑快马，飞一船驰骋在晨风里，掀起一阵烟尘，为首是一个身穿天青色长衫的少年，其余马上的汉子，却是一色的灰色劲装，背后都背着兵刃。

转瞬间，这十余匹骏马，已来到黄鹤楼下，他们才一到，那些遥遥远站在黄鹤楼四周观望的路人，不约而同的四下散开，默默离去。

这时那为首的青衫少年，一飘身，俐落的跳下马。

他长相英俊，星目朗朗，剑眉入鬓，准头端正，唇红齿白，年纪不过二十上下，束发不冠，一袭天青长衫修短合度，迎江而立，如同玉树临风，气概不凡。

他伫立楼前，仰头向楼顶飘扬的大旗看了个一眼，双眉随之一皱，又把右手向后一摆那身后的十几个劲装汉子，原来都打算离蹬下马，经这少年一摆手，只听“哗啦！”连声，一个个勒缰踢蹬，十几匹骏马，都一展四蹄，围着黄鹤楼散去。蹄声得得绕着楼下巡视去了。

青衫少年又打量了一下矗立的黄鹤楼，负手在江岸低头漫步，象是在沉思这件突兀的岔事。

片刻，那十余名大汉又回到江岸来了，其中一个汉子，纵身下马，来到那少年左侧，极为尊敬地道：

“少帮主！我看这档子事透着稀奇，这黄鹤楼的四周，可没有半点蛛经马迹，就连那楼角檐口也找不出着力的痕迹！难道这家伙是生了翅膀飞到楼顶上去的吗？”

那被称做少帮主的青衫少年，眼睛向那问话的汉子一瞟，微哼了声道：

“哼！蠢才！难道插个旗子一定要留下到处碎瓦残砖吗？借力跃身一定要留下脚印吗？”

他一面说话，一面把丝缰塞给身傍侍立的另一个汉子，未见他运功作势，只是双肩微幌，一式“禹门三浪”，已飘身而起，“唰！”的一声，流光掠影般的直向那黄鹤楼顶射去，天青色的长衫，在晨风里飞飘，一转眼，已稳落在那插旗的楼顶。

他跃至楼顶，四下巡视一遍，一伸手已把那支灵犀帮的杏黄旗拔在手中，但他可没有立刻下来，但见他把鼻孔凑近握手的旗杆之处，嗅了片刻，又把头略点了点，这才一式“乳燕回窠”，头下脚上急泻而下，离地约三两丈，又变为“蜻蜓点水”，挺身抬头，昂立当地。

那十余条汉子象众星拱月样的，都涌上来，那少年却一言不发，把那丈来长的杏黄旗交到适才回话的汉子手上，同时接过马来，一指手道了声：“走！”首先矫健的跃身上马，径向来时的大路驰去。

那十余个汉子，彼此互看了一眼，也纷纷纵上马背，一阵灰扬蹄乱，又都没入柳荫深处。

※ ※ ※

珞珈山的虎贲崖，广布着百来栋房舍，武林中人谁都知道

这就是九省驰名的灵犀帮总舵。

那些星罗棋布的房屋，都是围着一间宽敞的大厅建筑的，这间大厅兴建得飞檐兽角，画梁雕栋，盘龙绕柱，缕花窗棂，不亚于宫殿气概，真可谓是富丽堂皇，美仑美奂。

厅上，这时正有一个身材伟岸的老者居中而坐。

这老者年近五旬，紫面长须，两眼棱光外露，显然是内家高手，此时他双眉紧皱，怒容满面，对着他左右分坐的四个背剑的中年人冷森森的道：

“我飞天灵犀一手创下的灵犀帮，这一下算是栽到家了！总舵的杏黄旗居然一夜之间不翼而飞，而且偏偏又插在总舵所在地，人尽皆知的黄鹤楼上，这个脸我们丢得起吗？”

那四个背剑的中年人，都是凝神静息，见他面色严肃，互相望了一眼，可没人敢插口。

飞天灵犀眼睛又一扫四人，冷哼一声道：

“昨夜是玄武堂的弟子值宿吗？哼！难道连一点动静都不知？”

坐在最下首，身穿玄色长衫的人，黑脸一红，起立恭身答道：

“昨夜正是本堂值宿，据值宿弟子们称，一夜来确是毫无风吹草动，尚请帮主明察！”

飞天灵犀霍然变色，怒喝道：

“我要你们做什么？我明察什么？难道说是杏黄灵犀旗是我东方杰自己盗走，反而插上黄鹤楼，出我自己的丑吗？”

飞天灵犀东方杰，这一发脾气，可真把个玄武堂主弄得非常尴尬？口中呐呐地讲不出话来。

四人中为首的青衣中年壮汉半晌才搭讪着恭身道：

“帮主且请暂息雷霆，总舵灵犀旗被盗；我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堂俱该负责，不能专怪柳堂主，我等纵然踏遍天涯海角，也要找出这盗旗之人。”

灵犀帮主东方杰，面色略霁的道：

“沙堂主！……”

他话未说完，一阵杂乱的马蹄声，直奔大厅而来。

原来是少帮主自黄鹤楼顶，取下飞天灵犀杏黄旗回来了。

※ ※ ※

这“灵犀帮”自老帮主飞天灵犀东方杰创帮以来，不数年，已是技压武林，威震江湖，中原九省，水陆码头都设有分舵，帮中人材济济，蔚为一大盟主，与武林八大门派中虽无渊源，却也能和平相处。

他们能独树一帜，一则是手下帮众都能遵守严格的帮规，二则是除了帮主东方杰的“飞天七式”在江湖中少逢敌手外，总舵的四大堂主一个个在剑术上的造诣也非一般平庸之辈所能望其项背，尤其少帮主东方曙，少年英俊，家学渊源，加之生性聪慧，不但一身软硬功夫都有独到之处，内功的修为亦有相当火候，所以年方弱冠，已是脱颖而出，在武林中获得“玉面俊貌”的雅号。

飞天灵犀东方杰，自幼闯荡江湖，原不过小有成就而已，十余年前不知为什么？突然踪迹杳然，等到他二次在江湖露脸，武功已是大非昔比，技艺幻奇莫测自成一家，“飞天七式”竟风靡了大江南北，黄淮两岸，才创下了今天的基业。

而今一夜之间，竟在总舵所在地失去象征门派的杏黄飞天灵犀旗，而且插到招摇热闹的黄鹤楼上，这不是存心捣乱是什么？一帮的标帜被人盗走，在武林惯例来说，不仅是一种挑战的行为，而且要比把帮主的首级带走还要来得重要，所以难怪东方杰要对他帮下的四位堂主大发雷霆了。

※ ※ ※

那少帮主东方曙，迈步走进大厅，一见自己父亲正在怒气冲冲与四位堂主对话，那四大堂主显出十分尴尬的情形，赶忙上前施礼道：

“爹爹不必生气，灵犀旗孩儿已取回来了！”说着便双手将那杏黄大旗捧上。

飞天灵犀东方杰一见这杏黄旗，仿佛百感交集，炯炯有神的双眼中滚下两滴热泪，长叹一声道：

“此旗今后不必再挂了！免得……”他说至此处，喉头发梗，再也说不下去了。

坐在一旁的四大堂主，一听此言不由各自一愕，这分明是“下旗散帮”，想到失旗之过全因四堂值缩之人无用，如今竟引起老帮主这等消沉，他们身为堂主怎不惭愧，但苦于无适当的言语，以挽回东方帮主的意念，只有暗自焦急，八支眼暗都瞟向玉面狻猊东方曙。

东方曙眼看老父的悲伤神色，急忙说道：

“爹爹不必如此，若是‘下旗散帮’岂不正中了盗旗贼的心意，何况孩儿对盗旗之人，已多少获有一点端倪！”

东方曙此言一出，不但灵犀帮的四大堂主为之一楞，就连

江湖经验老到的飞天灵犀东杰，也不由眼中泛出疑惑的光芒，从座上猛的站起，双手一按桌面道：

“真的吗？难道这盗旗之人留下了什么蛛丝马迹？”

东方曙道：

“盗旗之人，做得到是干净俐落，整个黄鹤楼并无半点踪迹，然而，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她却没有想到，就在这旗上留下了点线索，而且……。”

少帮主的话还没说完，那玄武堂主，迎门三剑柳学朱已迫不及待的插口道：

“敢莫是盗旗的人在旗上做了手脚？或是留下记号？”

东方曙微一点头道：

“这支旗上倒没有做任何手脚，但留下了些可以探究的线索，却是千真万确的。”

这时，老帮主飞天灵犀东方杰，赶忙展开那支杏黄灵犀旗，仔细的审视，但却找不出任何足以证明的线索，不由怀疑地道：

“曙儿！你说这旗上留有线索？”

东方曙道：

“是的！依孩儿的推断，这盗旗之人必是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子。”

此时，那四大堂主早已走近老帮主的座前，一齐找寻旗上的线索，正毫无发现，玉面狻猊东方曙此语一出，不由俱是一惊，不约而同的说道：

“女子？年轻貌美的女子？”

老帮主东方杰正要开口追问，东方曙已又接着说：

“你们且仔细嗅一嗅旗杆上约在七尺之处，是不是有一种浓厚的脂粉香味？那除了年轻貌美的女子，难道是男人会有的吗？假若是年龄很大的老太婆，还会用这等郁香芬芳的脂粉吗？”

几人用鼻子靠近旗杆约人高之处一闻，果然有一股极为清幽的香气，也不由佩服这位少帮的心细如发。

那身穿青色长衫的青龙堂主，银剑追魂沙子均沉思片刻，叹了一口气道：

“哎！天下之大，年轻貌美的妇女怕不是数如恒河之沙？又从哪里着手去找呢？”

玉面狻猊东方曙且不答复银剑追魂沙子均的话，却向老帮主东方杰问道：

“爹爹！但不知武林中有些什么后起的女中英豪？或是你老人家创帮之时，仇家中有没有这等可疑之人？”

东方杰一捋长须，面露疑虑，思索了片刻，紫膛的面孔一阵青，一阵白，又是一阵黑红，这才道：

“为父的创立本帮，并未结下任何仇家，不过……不过……也许是初入江湖的时候，得罪了些武林同道，这盗旗的若真是年青女子，怕……怕是他们的后代也未可知。”

银剑追魂沙子均一见老帮主十分忧虑的神色，一躬身道：

“无论他是什么人！既是存心向本帮挑衅，必是有所图谋！我沙子均一向蒙帮主抬爱，如今本帮出此岔事，正是我效力之时，请帮主赐我一面飞犀令牌，我愿领我青龙堂下弟子找出这盗旗之人。”

飞天灵犀东方杰一摆手道：